

頭書

莊子

四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四



肅齋林希逸

外篇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
攝緘縶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
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縶
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田成子之齊、若トナツテヨリ私ニ大ニ奸ヲ作テ民ノ米ヲ借^スハ私ノ大炊
ヲ以テハカリテ吾カ方ノ受取^ルハ常ノ正^ニ奸ヲ以テスクナリ取^ル是ハ
民ノ心ヲ吾ニナツケシト思ヒテスル^ヲ一故、配主人ノ法ヲ借テ盜^スんば

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
 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見此篇便
之雄處壯撰一段譬喻自爲奇特法開也
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
六字非文系藏滕繩結也攝纏繞也扁管
鑰也鑰鎖也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
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
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
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
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
 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

大桀剖剖心也其弘周靈王
賢臣劉鵬曰肥伍貴諫夫差
不從賜之屬然以死饒之江
中

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
然耶昔者堯逢斬比干剖其弘馳子胥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
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
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
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左傳傳五年傳晉侯復假道
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諂不可諂之謂甚其
可再乎諂所謂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疏昔堯宣王朝會諸侯魯恭

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
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肥裂也靡
罪而與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
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
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知仁
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
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
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
亦是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搗擊聖人縱舍盜賊而
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公後至而酒薄宜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禮樂動在周室今送酒以告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與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鳳邯鄲淮南子云楚會諸侯魯趙俱飲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鳳邯鄲古林和尚行實云一日橫川琪願師曰僧問雲門不起一念有過也無門云須弥山聲未絕師豁然大悟屬聲云和尚教壞人男女川把住云你向何處見雲門師托開云張公喫酒李公醉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其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于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于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指擊聖人縱令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亦同也丘夷此類而夷卒也猶自山唯

剝卦象曰山剝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註山崩起于地而反附著於地地剝之象

聖人海天子諸侯印也

於地剝也山夷則上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後出也聖人後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而邯鄲圍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

文粹云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手解權衡符璽仁義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詞也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亦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故還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手解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路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

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名為大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謂誰不見故曰擲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手解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為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智太盜乃止適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拙手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摘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手折衡皆是激說以絀

三十一六等樂器也

二德是時巧人

絕聖棄智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也
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
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
以部手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議議之其實
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
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
豈欲天下人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瞽瞍
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
絕鈎繩而棄規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
人有其巧矣故曰太巧若拙削曾史之行

石誌用

玄同二字出老子三言玄德也

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
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
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
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煥亂
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拙擢而
鑠亂也六律有
長短之叙拙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
焚棄之也有瞽瞍之耳而後能為律樂之
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
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

正法惟佛氏所證正法之法也

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會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并言亦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亂者言重炁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妙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

五燈會元古佛應世歷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賢切有千如來緊于釋迦但紀

七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毘婆尸佛九百九十九尊尸棄佛一千尊毘舍浮

佛是在賢劫第一尊拘留孫佛第二拘那含牟尼佛第三迦葉佛第四釋迦牟尼佛楞嚴經註云儒曰世佛曰有道

曰鹿前漢列傳六十五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勾賤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

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易屯卦彖曰天造草昧註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

農氏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猶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但如吾閩自無諸以來

尤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

就觀其壙無大小皆雕人物竜虎不勝精巧此其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銅斧鑿之聲聲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

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

也
韓扁海盛貌

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當是時也
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
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
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
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
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
好智之過也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

亂矣何以知其然耶

其食而下又是山無
蹊隧處抽繹出來其

史記列傳十四驪後與齊之
稷下先生如淳子驪後到衆
淵接子驪後之徒各著書言
治亂之事以于世主索隱曰
穆齊之賊門也或云穆山名
謂齊之學士集於穆門之下
也

賢節大粹什器兼果取魚

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便是瞻說孟子荀
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
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
有此論好智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智
而無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

上矣鉤鉗網罟置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

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

智詐漸毒頡頏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

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

漢書及傳五十七楊雄傳不
雅槍纍以爲儲器註樵林曰
木擁櫛其外又以竹槍疊爲
外儲也服虔曰儲器猶言有
餘也師古曰儲待也居須也
以木擁槍及疊繩連結以爲
儲器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
桀饋食點也頭飛而上也
陽章也塞也角校也競也爭
也

智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
創格猶漢書曰儲蓄也猶今之木柵也
捕兔鹿者亦有之置罟亦網也智詐以智
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爲毒亂也頃桀
頤也滑泚亂也解垢解角也堅白解垢異
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
事與辯者非言之亦是以曾史與子解權
衡并譏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
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
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
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知與智同
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
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

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持其所非言
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
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燮山川之精中
四時之施喘爽之虫肖翹之物莫不失其
性甚矣夫好智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
釋夫恬惓無爲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
亂天下矣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
四時微而至於喘爽肖翹之物
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智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結之

愚謹也
口無節也

也喘更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蝴蝶之類月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音蕭種種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為之貌嘽嘽嘽嘽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嘽嘽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嘽嘽字結便與前篇素朴而民性得矣處同道遙遊日湯之間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上機軸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

其外別治天下

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

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

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

詩人王屑第二九八句之詩
以二句為破題

瘁瘁氣憂也病也

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
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怡比不愉便無
輕重
人太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
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
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
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
阜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
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

句喧擾之貌謹謹聲荀子君
子不為小人句而而易其行
漢高紀天下句句數歲

易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本義曰九四以
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
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
悔之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
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
之不能能及遠矣

句句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
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
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
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
為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
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
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阜
孤立也鰲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
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
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
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
出於好偽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
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

議賢者乃與爲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
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
其性情自然之理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
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
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
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智
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
之情之八者乃始鑿卷僣囊而亂天下也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或以頭髮濡墨而書
既醒自謂草聖
又吾牛仲將謂之草聖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
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爲明而
好五色
爲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
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爲之故以爲亂
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
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
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病也業乃自勞病
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
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也近似能
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
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
自分別不可與語子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

前漢賈山傳涉獵書記師古
曰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略
覽之不專精也

鄭重五車勻瑞懇勤也

詩卷耳篇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隤我始酌彼金罍維以不永
懷

書微子篇云我，用沉酗于酒，
用乂敗厥德。丁下註曰：言我
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
足在言之也。

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

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節骸之束也

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爲害矣變卷局束之貌倉囊多事之貌豈廕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饒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沉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托天下

我身ヲ能ク貴テ无辱自然ニ処スル天下ハ自ラ治ル

愛^ニ以^テ身^ヲ於^ニ爲^ム天下^ニ則^チ可^ク以^テ寄^ス天下^ニ故^ニ君^ニ子^ニ

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童

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

萬物炊累焉スイノタリ吾又何暇治天下哉フツカ此段直說無爲

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

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
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
奇理亦止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
細玩味禮記曰節骸之束解其五臟便是
不束矣擢拙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
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

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亦可以莊子爲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卵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客心以治之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

孟子告子上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
場育相地低下也又墮也
假顏會案惠輕薄小才嫫嫫貌

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四殺綽約柔乎剛彊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此一段把孟子出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撓者無撓亂撓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顯揚得意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此心趣下也向上向下皆爲因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儼美也剛彊之人或爲綽約所累以項羽而泣滄於虞美人是也廉剡走角

漢書項籍傳云飢諸侯矢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籍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迺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今雖不逝雖不逝今可奈何復兮之奈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淚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也彫琢磨礪也諺云入太學省美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志之人多少主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故曰廉頗彫琢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稟稟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躁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無隔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撫也猶言行一過也而天言此一念起之時如懸係於天債與債同債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債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橫寫人心最爲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

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蜀志劉備于劉表坐慨然流涕曰平常身不離鞍解肉皆消今不復騎解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功業未建是

天下之形愁其五臟以爲仁義斡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竟於是故謹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大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最猶解肉不生之意腦無毛言

以志終
史秦本紀禹鑿龍門通大夏
決河導水放之海身自持築
角脰無毛
漢書貢禹傳鉅楊棘於師古
曰楊棘田器也棘戟也於與
種同種謂矛鉞之把也
天地篇且夫趣舍聲色以柴
其內注以其趣舍形諸言語
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胸次
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
柴其內
天下篇其辭雖參差而諷諭
可觀註參差或彼或此或抑
或揚不可定也諷諭滑稽詭
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
之意蓋謂其言雖莊嚴而自可玩味

勞其足也耕音勤與謹同示板也項籍傳
鍾覆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矜其
內也規爲也言其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
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
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
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
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諷諭可觀見天下
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
此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
如此所以以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
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
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爲智而以人
爲愚自以爲善而以人爲否自以爲信而
以人爲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
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

狼藉狼所臥處草皆披靡

此都狼藉了未竭者
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鉗鋸制焉繩

憂慄慄死之慄字異本作慄

文粹云樹圓盤方皆所以制
桎梏者

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
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嵯岩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慄死者相枕
也桎梏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
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
爲桎梏接楯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

噤矢者令之響聲則行却者之先聲也

噤云噤矢矢之鳴者噤大喻也

龍會籍籍語聲前江都易王傳口語籍籍

疾音海推也背負也梗難通也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噤矢也故曰絕聖

棄智而天下大治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逐至於用刑新鋸繩墨推

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涅也春春者猶籍籍也罪在擷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戮罪者其眾氣象如謬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政讓臂乎桎梏之間離政支離翹跂也讓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兒也意嘆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耻也上下兩其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析楊拔也相推行者相揆揆也析楊接續因聖智而有桎梏鑿枘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

文將云空同當北斗下山也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稱也

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噤矢也接續今胸中橫木亦梗也噤矢今之響聲前也黃

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

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

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

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公作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

者作又奚足以語至道取天地之精以

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

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

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大然者曰實即

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

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

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

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

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

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黃帝退捐天下

也荒廢也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

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神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

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汝神將守形乃長生小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

文粹云雲不族者言澤少也

前漢天文志日月薄食孟康

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曰亦

黃為薄

韻會或云不交而食曰薄草

曜曰氣性迫之為薄

左傳順晉穆公之下風

蹶然音義驚而起也

以爲善問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
默然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
也神存於心目抱靜而無爲形則自止神
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
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
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於爲此說也無
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
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
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慎汝內
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
開汝外多智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
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軌其心也開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
也縱多智則爲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
故曰多智爲敗至陽之初太明也至陰之
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
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
謂道亦是此等說語但其說函蓋莊子要
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爲汝者教汝也遂
從也猶往也入窈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
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
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
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者
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

繫辭第五章一陰一陽謂之道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易泰卦彖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一而不雜所更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

為常當我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

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

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曲向極有味以廣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予在川上而日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主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瞻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踐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

論語子罕篇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天下篇內聖外王之道闢然而不明註內聖休也外王用也

外篇知北遊云其所美者爲
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之
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
腐故曰通天下之氣耳註以
生爲神奇而美之以死爲臭
腐而惡之

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
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
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爲長久故曰
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泯與具同昏暗
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
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
者泯乎遠我者昏乎人盡死
者以其心死而不知道也
云將東遊過
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爵
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
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輟對雲
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

應註云

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爵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
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往趨
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贊首願
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倡狂不
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

淮南子云日出於陽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星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朧明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央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即日出處也
禪蒙承授子悟翠微宗首結節而居一日趙州至桐城縣途中相遇乃進而問曰莫是授子山土麼師曰茶塩錢乞一文州無語先到庵中坐師携油瓶歸州日久響授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亦不識授子如何是授子師曰油油又見傳燈十五授子出大同禪師傳

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噫治人之過也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
躍自樂之意偶然自失之貌贊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授子買油而歸州云久聞授子今見買油翁授子曰油油有禪宗此事便見對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輟而對曰遊仰視日月盡得自然

伏羲八卦乾午中坤子中離卯中坎酉中其說皆出於邵氏邵氏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脩穆脩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

群生之間便與前黃帝之間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朕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曾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耶浮遊周遊也偏在執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執掌紛沬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沬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待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而已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群而去則是自余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罷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民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

蒙曰噫毒哉仙乎歸矣雲將曰台遇天
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
而物自化墮尔形體吐尔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
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
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
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

起辭而行

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
昔哉若哉是也仙仙乎急急去之貌言汝已
自毒自甚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
粧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語心養者
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日養心而曰
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
爲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性來不息自生
自化之意也雖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
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沒也泯沒而與物相
忘則與滓溟大同矣滓溟無形無朕未有
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
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
猶曰神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堦然以其
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
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

子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其精微當着眼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關者見也無問無關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隨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世俗之人皆喜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人之固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

同

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已

老子經十上章夫惟無知是
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韓文十六卷李翱書此書見
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
以爲喜譽之則心以爲憂以
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
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
矣
攬說文撮持也

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
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
則我何當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
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
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
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
翻騰出韓退之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
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
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
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
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
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信當時諸侯而
言也此意分明是譏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當時歷聘遊說之上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
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物物者有

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也無爲則無
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
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
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
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
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
貴矣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
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

案云頌論之二字設辭勸誘
與起之意也

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
無旁與自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
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
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大人至人也即獨有
之人也形必有影聲
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
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
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
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群動不已之
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撓舉世之人也復歸
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
雖出世而不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
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

會元三居士龐蘊傳州牧于
公頌問疾次士謂之日但願
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
世世間皆如影響巨託于
公勝而化

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月如是而不見其所
終安知其所始故日月無始以形軀而
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
不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
不得而自私自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
為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
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者
五見其無其目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
皆在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
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顯而不
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
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觀此一段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為貴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任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隱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

孟子盡心下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月一人之力可為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不知之謂神天之所為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棄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為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特薄於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聞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芒人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
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
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
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
明於道者悲夫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此於人
之則雖為之而不密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
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
累積以為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
不謀者無計慶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
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通
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為有月集

孟子公孫丑上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

檀弓下有直情而徑行之者戎狄之道也計直肆已情徑率行之

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應接也
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不行則行隨事而
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
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
於事而不諱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
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
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
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
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
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
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不可
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
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
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
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
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

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
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且
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何謂道有天道
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
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
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兩行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密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

東方朔傳通其條貫考其文理揚雄賦同條而其貫

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
齊物論曰其遊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
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
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
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
闢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
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
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
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語讀方可自賤
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
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
味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日莊子未
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是故關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使用之謂之神

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像形及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曰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麤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卑喚做粗中間又著箇不可木三字似此手脚便麤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這麤細氣象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關之何由得他服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遠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以

孟子萬章篇孔予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
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
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
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事兼於
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天地之間有氣
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爲君則天下
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
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
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
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
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

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
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
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
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
熱有雌則有雄有上有下有前則有後
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
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
甚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
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
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
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
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
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
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
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

易乾文言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作蠶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爲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伏之記曰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上三句與老子略同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君子不可以不

刻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夫子其師也刻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天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已者不言喻故曰無爲言之之謂德無爲言者謂無所容言也

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謂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存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離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離乎其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為萬物逝也

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

家語二好生篇楚恭王出遊王烏呼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必求之孔子聞曰惜乎其不天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巳何必楚也

選二十范蔚宗樂遊應詔詩
山梁儼孔性黃屋非危心
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裏

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為累樂不以窮通為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為己私分人亡弓人得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危心之意也胸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已視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

何曰黃屋天子車也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
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溟乎其清不混不
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
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
有聲非人考之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
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
所謂鷹鵠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
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
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
說得奇耳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
本原而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
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

以下王德人ヲ贊美スル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
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易曰初九素履往無咎象曰
素履之往獨行願正義曰
獨行願者素履之往人尚
華已獨質素則何咎也

易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
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為無
不能而不以此為名故曰耻通於事本原
萬物之初也智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
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
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
皆造化之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
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
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
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
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
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

萬國咸寧。註聖人在上。高出於萬物。猶乾道變化也。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舉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老子經二十一章云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注惟恍惟惚言道之不可見也

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覩也
無聲實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像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小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神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

變龍文粹有隱厚

異本使象罔下有索之三字是也當從異本也

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值不可以一定三言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日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簡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圓覺經云何有能以有思惟
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
螢火燒須弥山終不能着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
聰明不在於言語

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
火燒須弥山却難出
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
譬喻也自奇絕

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始茲坡乎天下

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給數以敏其性

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

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

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智而火馳

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駭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

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

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
而愈奇若此一段

書君與禮禮配天多歷年所

諫外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也殆亦危也聰明睿智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為而不知無為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導知而火馳緒末也為未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勝之意也物絃為事為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家宜為物所沮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

書益稷篇元首叢勝哉股肱情或萬事隨哉注叢勝煩碎也

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為事物所變動也恒常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下簡彼時七簡方出古今以來邦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脚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為其父也謂其爲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觀

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百草愁春雨錄章文集有之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入分之則何事之有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隨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

音義云鵲居無常處也又云如是也富而使入分

夫聖人鵲居而穀食鳥

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問下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

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鵲居無定所也穀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

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脩德就問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楊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

倡孤及文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雖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傳燈錄三僧肇大師傳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來解脫乎信於言正大悟

撈嚴經第二佛告波斯匿王
 我今示汝不生滅性汝三歲
 見恒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
 何王言至于今年六十二亦
 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
 面皺其面必足皺下童年觀
 河之見有童耄否王言否
 也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
 性未嘗皺皺者為變不變者
 非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
 生滅上聞是言歡喜踊躍
 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輿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辟之不得與之言○子路
 從而後遇丈人以杖倚篠子
 路問云止子路宿云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
 史記屈原傳評林首書光緒曰伊川謫居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
 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已去不可追尋景倫
 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達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封人去之堯隨之
 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志去休按輿趨而辟荷蓀丈人至則行
 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
 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
 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

言行錄伊川先生傳曰賁治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
 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在誠敬耳老父曰心在誠敬則吾然
 不加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
 予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
 事也但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
 時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
 不暇與汝言忠廢吾耕事也但低低首而
 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予賞罰而民不仁
 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
 之意却借堯舜
 禹之名以言之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
 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

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
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
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
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若
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太順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矣得有者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宇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本形者言一所以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

左傳十三成公十三年劉子
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礼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繁然者此
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生物元氣
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
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
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
此句便是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
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
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佗形字
却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
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
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
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
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
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
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則矣所以道此書
字義當作一眼看性脩反德者言脩此性

以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
物之初同矣及德備言復禮也至極至也
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
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
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字便是他奇筆
處下面却翻十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
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
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合則與
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縉緄
猶浪浪也浪浪然若愚若民形容此合字
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
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夫子問
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
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

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
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
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
謂入於天我之可明被之不可以我之然

韓文卷二十送浮屠文暢師序如吾徒者宜當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實又為浮屠之說而讀其書之也

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也離分折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為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為人據而來也前曰執繁此曰執理繁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言有趾言人之頂踵風也無心無耳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而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為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為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之所以流人物之所以蕃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則我無密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為一矣性其忘而後能為一也但應帝王曰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矣

莊子將問蒧見季徹曰魯君謂蒧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不請掌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

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
 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
 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
 自為處危其觀望多物將往投迹者眾將
 聞菟覬覬然驚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
 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萬陳也請
也按此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
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
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且怒
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實莊子喜下

簡怒字其自為處者言其自為所處之地
 如此則似危其觀望以示於人人將往而
 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眾矣多物人物之
 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眾則
 自累矣覬覬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
 曰汙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
 自言其略也季徹曰太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
 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
 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窮之哉欲
 同乎德而心居矣搖蕩者轉移也賊心有
為之心也獨志獨得之

陸方重云：種蔬菜曰圃，畦園之有界限者，又粹言增用九貌。

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歸其習，皆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此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以句如此，也是好奇。湏澤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子貢南遊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矣。也。

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揷揷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曰浸

翼云：師謂老子。

羅天龍越貌。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隧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焉。

粹隱地道也

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體而度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問鑿隱為水溝也拙投也決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枯槁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靜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

論語憲問篇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又云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凡之門者曰有心擊磬者乎

當子細體認子路為者猶論論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下自人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此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目擊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無幾不然而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之即無落也子貢卑陳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

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
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許生與民並行
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
忘夫人之心卑賤慙惡之貌項項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
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為則為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自不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獨往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

茫乎無形迹之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止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上同無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為損益譽且不顧而况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反於譽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也

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假大也假脩大脩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二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謹芒將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手驚異也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

予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不失其宜

書益發篇惟動不應後志傳
云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
應之順命以待帝志

疏云夫嬰兒失母心招執而
無所依行卒迷途儻然而無
所處用此二事况德人也

隨所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
無遺人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為之
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
事而行之其所為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
人而為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為者為己非
為人也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願而
損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丕應後志是也
如此意謂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古帝王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
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恬超又乎若嬰兒之
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

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
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
生以前本來面目明大悟
悟扁海失志也
悟長夫意也

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客若行動靜也動靜無
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
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憫
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其母若行失道皆言
其無意入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
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願聞神人曰上神
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願聞神人曰上神
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
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神上
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大地之外日月
之光及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

斯明也禮記晰明行事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註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文粹云故使天下羅此禍

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即混淪也即所謂渾沌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及者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焦扁海煖說文所以然炬持火也霍光傳焦頭爛額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也無瘍何以鬚不禿何用鬚不病何用鬚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為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脩進也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羞耻也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孟子勝文公篇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行而無跡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孝子不諛其

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于君之所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

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爲是，以不諫者爲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善之，隨其所謂爲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爲徒者也。導順也，諛諛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爲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爲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爲道，而莊子以爲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闢離信。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絳色

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

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脩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也。觀其初心要言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絳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米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爲媚一世也。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爲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爲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不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爲徒而不自謂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

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誨之，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

噓口合也胡合切音合二音

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
 故曰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
 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
 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噓然而笑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

往古歌樂

今世知人

今代

鄉里

鄙樂

多笑

世人

王公

以二金鐘惑

言勝也以二金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
 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也祈嚮趨嚮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
 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
 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
 子自道也折楊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
 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
 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此世俗言
 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
 坐不肯行也二金鐘惑者即前言二人惑

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幾不至也傳寫之誤
以垂爲鉤以踵爲鍾皆不可解以前句證
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也而強
之又一惑也此有數之言謂我既知其不
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
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此近也休
之不言則不近於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
憂矣此自解之言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
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高驪之婢也此是
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自知其
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
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
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
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

三才圖會鐵尊周禮飾以牛
於尊腹之上漆赤中口圓徑
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
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十扁海
鐵酒尊名

老子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臭增重香腥腐也

文粹俊音俊
翼俊于公反

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
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
也路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憊中賴四曰五味濁口使口驕爽五日
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政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

被犧樽作木切レシム

思思好用
スワ

莫懷猶刻賊不通也

噉音象說文噉也

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鴻鵠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其斷在溝中者破為一木或為鐵樽或為葉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趣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懷衝逆人也中類自鼻而通於類也濁口活其口也屬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為自得矣貶之甚且夫趣舍聲色以柴也濁口一本本作喘非

其胸中

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

音義云鵠鳥名取其羽毛以飾冠

陸方壺云概笏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義

其內皮弁鵠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胸次為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冠搢笏紳脩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胸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繳繩縛也皖然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

歸田錄梅聖俞詩名三十年
終不得一館職初受勅修唐
書語妻曰吾之修書可謂
孫人布袋妻曰君之仕宦何
異鮑魚上竹竿

檻之虎亦以爲自得乎極口以誌揚墨亦
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
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
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四

